



維山先生文集

五十六之八

〇二五三

和16
1.533
29



和
1533
23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目錄

雜著一

本朝編年

自神武至開化

倭鑑乘章

闕

太平記三事

源平綱要

闕

法華徒

明德軍志

闕

大佛殿

歌舞妓

瞽者

肩衝

醫者

陀波古希施婁

潦人

得長壽院

衣服

櫻華

物價

山伏

釋老

告禪徒

諭三人

排耶穌三篇

讎文

戲題風神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雜著一
本朝編年
神武
辛酉元年王即位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雜著一
本朝編年
神武
辛酉元年王即位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雜著一

本朝編年

倣朱子綱目之法

神武

辛酉元年王即位

鷓草葺不合尊元妃玉依姬生王王年十五為

太子四十六即位是歲當周惠王十七年也

書法辛酉書支干也元年記始也王即位謹國

統之正也

都日州宮崎

納吾平津女為妃

吾平津者日向國吾田邑人也王取其子為妃

幸之

誅長髓彦

王將東略既至紀伊國宇麻志間見命之外舅

長髓彦不順王命王擊之不利長髓彦乘之大

戰王軍敗而士多死於是王告宇麻志以討賊

之義宇麻志誘長髓彦殺之王喜而賞宇麻志

間見命以劍曰對爾大勲宇麻志獻瑞玉於王

王因又賜之

五下有九年冬十月定都于和州橿原

寶畝火山也後世號大和

三神器在大殿

神璽也神劍也神鏡也謂之三種神器王寘諸

床上而奉持之又建庫于宮中謂之齋藏

祭天神地示

王勅天兒屋根命之裔天種子命使掌祭祀之

事天太王命之胤天富命佐焉

七十有六年王崩

七十六年春二月十一日王崩于檀原宮歲一

百二十一明年秋九月乙卯朔丙寅葬畝傍山

東北陵

七十有七年秋葬王

七十有八年

七十有九年

綏靖命曰維爾大燧宇秋去燭王

庚辰元年王即位都河州葛城高岡

神武子母曰輔五十鈴姬神武二十九年生王

四十二年立為太子今茲即位時年五十一也

當周簡王五年

二年春正月立五十依姬為后

四年神八井耳命卒

三十有三年夏五月王崩

王八十四歲崩明年冬十月丙戌朔丙申葬大

和桃華鳥田丘

。安寧依續靖子五十

癸丑元年都和州片鹽浮穴字

是歲也當周靈王二十四年也

四年春正月立淳名底仲姬為后

三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王崩

三十八年冬王崩於浮穴宮時五十八歲明年

八月丙午朔葬畝傍山陰井上陵字

懿德字曰辭五十餘歲為二十六歲王

辛卯元年王即位

安寧子母曰淳名姬年十六為太子四十四歲

即位此歲當周敬王十年也

二年春正月遷居輕地輕地二月立天豐津姬為后

二年春遷都于輕地是謂曲峽宮在大和

五年世子生

孝昭也息石耳命之女天豐津姬所生也二年

立為后五年生孝昭

書法書世子生者何也所以明孝昭為懿德元

子也或嫡庶爭位相奪天倫者有之書世子生

者所以嚴嫡庶也所以定民志也

三十有四年秋王崩

三十四年九月八日王崩于曲峽宮年七十八

翌年十月戊子朔庚午葬畝傍山織沙溪上陵

。孝昭

丙寅元年王即位秋七月遷居掖上

掖上所謂池心宮也或曰掖上在大和國葛城

郡博多山上孝昭年十八立為太子三十二歲

即位是年當周元王元年六為太子四十四歲

二十有九年立世襲足姬為后

六十有八年立日本足彥國押人為太子

此乃孝安也母曰世襲足姬孝昭四十九年生

孝安

八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

八十三有三年八月五日王崩年一百十四歲

。孝安

巳丑元年王即位

二十有六年為太子三十六即位當周安王十年

二年冬十月遷居室地謂之秋津宮

二十有六年春二月立姪押姬為后

三十有八年秋八月巳丑葬我王孝昭

三十八年丙子朔巳丑葬孝昭于掖上博多陵
蓋改葬也

七十有六年立日本根彥瓊為太子

母曰押姬孝安五十一年生孝靈

一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崩

百二年正月九日王崩歲百三十七

秋九月丙午葬我王孝安

九月甲子朔丙午葬玉手丘上陵

冬十有二月太子遷居黑田

廬戶官也

孝靈

辛未元年王即位

孝安子歲二十六立為太子五十三即位是年

賞周赧王二十五年

二年立細姬為后

磯城縣主女也

五年

三十有六年立彥國牽為太子

太子歲十九母曰細姬

四十有五年

是年當秦始皇元年

七十有二年秦徐市來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遊海上遣方士徐福將童

丁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死藥遂不得

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邦子孫皆曰秦氏

書法繫徐氏以秦何也秦人也曷為不稱使非

十行人也來者何也來奔也徐氏之來以其私也

非秦王之命也徐氏若不誑秦王以補仙之事

而有泛海之舉則當時之隱逸與桃花源等矣

惜哉補仙之詐也

發明秦政二十八年徐福入海三十四年燒詩

書百家語三十五年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世

傳徐福齋來經書皆孔氏之全書也福之來日本在燒書坑儒之前六七年矣想科斗篆籀章漆竹牒時人知者鮮矣其後世世兵燹紛亂失墜未聞其傳嗚呼惜哉讀書好古之人於是乎未嘗淚之不下也

七十有六年春二月王崩

七十六年二月八日王崩年一百二十八

孝元

丁亥元年王即位

孝靈之子也歲六十一即位當始皇三十三年四年遷居輕地

四年三月十一日徙于境原宮

六年秋葬我王孝靈十一月于武庫山王正十二年

六年九月葬於片丘馬坂陵

七年立鬱色譚命為后

九年

是年也丁漢高祖元年

二十有二年春立稚日本根彥大日為太子

母曰鬱色譚太子是年十六此乃開化也

五十有七年秋九月王崩

九月二日王崩于栗柄宮時年百十七

開化

甲申元年遷居春日卒川

不書即位去歲冬十一月于境原也王五十二

歲即位是年亭漢文帝二十三年

六年立伊香色譚為后

二十有八年立御間城入彥為太子皇二十三年

四十有二年祭天照大神立齋宮

四十有八年外國寇西鄙

夷國襲我西邊二十萬三千人邊兵堅防之夷

遂逃去

六十年夏四月王崩冬十月葬王

四月九日王崩年百十一歲十月葬于春日卒

川坂本陵

倭鑑乘韋關

卷首記懿德御宇大聖孔子浮海欲來不
果其次記徐福來朝之事其餘此等類逐
序記者數十條惟丁酉之災無副藁

源平綱要

六十平倣通鑑之法記保元平治會戰始末惟丁
酉之災無副藁

四十太平記三事做左傳之法

帝聞平氏收資朝俊基而患之七月七日夜召冬

房問之冬房奏曰臣想資朝俊基敢不供狀彼
豈酷哉而令怒而其犯上之事亦遽矣不可不
念也幸賜璽書以解之乎否帝因使藤宜房之
鎌倉告于高時高時令秋田氏受焉道蘊諫曰
自古未有若是也唯勿開也以還可乎不聽遂
令利行讀其書未已利行眩而斃焉退七日而
死高時奇之不殺資朝俊基而流焉宜房歸奏
帝意少安

初王之在於笠置也夢殿南有木滋蔓或人曰王

息於樹下王息焉覺而召藤房語之故且告之
曰夫文南木爲楠或有姓楠者否藤房得楠正
成以薦之正成曰亂賊之臣自速天辜今王恭
行天之罰何難之有遂築赤坂而居之君子曰
微矣哉夢之爲感也人之精神與天地通故晝
想夜夢皆以類至故周禮建占夢之官矣王之
有夢天人相際書云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
其是之謂乎

護良皇子城守于吉野平高時遣羽州守道蘊將

兵二萬而攻之急皇子能軍而不克拒焉道蘊
大進兵以圍之會吉野執行岩菊爲內應皇子
之兵是以敗村義光服皇子之繡而詐之遂死
之平氏之卒皆以爲皇子皇子逃于天川岩菊
知皇子之不死而逐之義光之子義隆殿殺追
者數人隆身被創而自殺于竹中皇子遂如高
野道蘊索之不得而歸君子曰有惟父有惟子
其村氏之謂乎雖古之逢丑父紀信之儔殆不
能絕也

明德軍志 闕

倣通鑑之法記明德兵亂罹下酉之災無
副稿

法華徒

源空以聖道為難行念佛為易行而專誦淨土三部經捨拋諸經謂之念佛宗日蓮唯偏持誦法華曰諸宗無得道曰爾前經無成佛謂之法華宗兩徒爭黜歷代不絕寇讎矛盾至今而然戊申之歲日蓮徒之日經 號常樂院與源空徒之廓山 增上寺角之神足

論于東武江戶山屢進問經詐死不答其徒來源琳碩玄聽玉雄可圓皆不能言時議收捕經等已百之春傳置送經等京師面縛經於車上其徒五人亦如之牽車于洛街令人縱觀焉遂劓則經又劓其五人彼輩平日為法華不惜身命以為常談當是之時其何如哉雖欲幸而免官之所不原也建仁寺大龍雪村友梅年十八入元求法元入以為倭賊捕之將斬之友梅徐而乞紙筆吏意以為供狀授之友梅以佛光所謂乾坤無地真孤筠

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截
春風二十八字爲韻立作頌二十八首詞語不亂
字畫有法元人見而大奇之曰求法之人也扶而
去之後住持翠微寺時年二十五若佛光雪村死
生不變誠宿中之髻也浮屠且如此况於我儒最
可致思者成仁取義見義而不見刀鋸聖賢有成
說楊大年自負禪學及其遇歿欲萬方苟免故朱
子謂八角磨盤其何在哉然則秦舞陽之勇有所
屈而陳不占之節有所伸者無它血氣之與仁義

異也

歌舞妓

今之歌舞妓非古之歌舞妓也若教坊梨園及小
蠻樊素之流所謂古之歌舞妓也男服女服女服
男服斷髮爲男髻橫刀佩囊卑謹俚舞淫哇嘈雜
聒鳴蟬噪男女相共且歌且踊此今之歌舞妓也
出雲國淫婦九二者始爲之列國都鄙皆習之其
風愈盛愈亂不可勝數舉闔國入于娼坊酒肆之
中所謂張郎妻而李郎婦東家宿而西家食舉闔

國之女悉爲河間而孫內翰北里誌不追勝記輕
薄少年黃金教歌舞珠玉買一笑至若馬融之絳
帳杜牧之青樓世人以爲羨談君子以爲譏矧其
餘者乎范蠡之於西子蘇卿之胡腹淵明之妾胡
澹庵之於梨渦與世之淫媒好色異日之談也然
君子之議有所不滿可不謹乎孔子曰放鄭聲傳
曰宴安酖毒也誠以好色之心而易好德之心則
不亦可乎戒之戒之嗚呼方今不放歌舞妓而至
於滔天是誰之咎歟商辛之靡靡安懼怡睦爾之

天魔舞後見乎今日

大佛殿

本邦大佛殿備干聖武帝而後源賴朝奈良鎌倉
二所造焉以材而言之盡國中之名木也以銅而
言之盡國中之良銅也其費不知幾億兆也工師
匠人數千取斧入深山幽溪之間必求大木數十
圍數十尋而羅列以伐之丁丁登登削剝填澗廣
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踐泛山水之流乘
霖潦之波而入于河出干野以達於其處是皆驅

民爲之役且一木之至也數車不耐載之數百牛
馬不能運之藉地以圓木使其轉其上許許邪邪
拏巨繩者數萬聲或顛殪者日數百人殆非民之
所克堪也匠師命群工審曲面勢以規矩刀者斧
者鋸者鑿者畢臻及營構修作則群匠或誤傷而
死或隕墜而斃夫大佛殿非一木之所建也而一
木之費其如此一木之殺人亦其如此其餘類而
可知矣是豈國之所堪哉奈何民得不窮而凍餒
吾聞之材者山林之產也然伐之不以其時謂之

暴天物金者天地之精氣生于山生于水銅亦如
之然取之悉盡謂之貪而無厭是以先聖之用物
也不暴不貪斬木有時守林有厲是以材木不可
勝用也鑄金爲鼎所以記德也陶銅爲象所以阜
民也是以貨財不可勝用也勞國內之人集國內
之材而建大殿果何所用哉舉國內之古器寶玩
善銅而銷鎔鑠融以作大像果何所爲哉實浮屠
惑世之勢雖至此而亦其君之賢不肖不齊之所
致歟人君之於民也養之而已教之而已大殿木

像非養教之具也今率可養可教之民而寒餓之
欺惑之謂之君非其君也然則如何而可乎曰養
以常產教以孝弟而已矣天正文祿之際豐臣氏
相洛東之地豐大磐累巨石堆其基域創大殿置
大像大像壞于地震大殿燼於鬱攸戊申巳酉之
年復肯堂之事始焉君子以爲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

肩衝

茶具甚多其至貴者號曰肩衝蓋一握之小壺實

碾茶者也而其直或數百金或數千金裹之以錦
繡盛之以方盆藏之以巾笥茶人之奉持之如神
明焉列國封侯爭競求之可謂重器乎夫嗜茶之
侈起乎窮口腹之欲吾今觀之營一屋之制一木
一竹一壁一戶一窓之繁多碎瑣必求其奇異者
然後衆工費巧繞屋植花木其通路布石而蹈之
且夕洒掃桔槔無有俯仰之暇奴僮手不能釋帚
箕所謂鹵路也擇異石之高且長而斫之穿其上
以貯水而立諸檐下所謂洗手石也熾獸炭于爐

揚蘭麝之烟酌冽泉於鐘沸汎濫之波至若客到
盛饌旨酒山肴野蔌海物川禽生鮮夏槁醉之飲
之而後濃茗淡茗數椀而止昔紂之作象箸也微
子唏矣箕子以爲其必又作玉盃而嘆之茶人之
奢遂令一小壺其價千萬與象箸玉盃何以異恣
口腹之極至若是吾聞之寶者國之守也藏之府
庫傳之子孫或用之于祭祀或施之于軍旅或陳
之冠昏喪奠或取之列國異域之符信今皆不然
唯以茶器之眇小而若是之至貴高價是何也可

侏之甚也鼠璞雖異愚者不知自君子觀之則一
小壺而已茶人以爲重器賈生所謂寶康瓠也本
邦自古有三神器姑舍是若夫善人楚國之寶也
親仁善隣陳國之寶也楚用之而霸陳不用而削
如今用肩衝而奚爲哉

警者

法公也官位亦公也豈人人之私物也哉吾邦警
者曰檢校曰勾當是吾官也是吾位也有事乃曰
是吾法也彼以爲常世人又不侏也法與官位至

瞽者而為私不為公其司之者曰總檢校瞽者初
試為勾當納貨數萬及遷檢校又倍之每歲每月
諸瞽會于總檢校置酒歡娛列國之主大率與其
費而至使然也且朱門高墻問之乃曰此誰某國
主之檢校家見其衣袴乃飾而緣即而問其能乃
不知琵琶絃撥儻有一人粗抱四絃語平家者不
能驚耳况於六律六同五聲八音而掃地而無知
者瞽者彈琵琶誦平家物語而為節如此而其所為如此可謂民
之賊矣夫盲人天地之廢人也聖人雖狎必變者

恤其不成人也養之之制不過使不至凍餒而有
數口之蓄是乃文王之政先鰥寡疲癯之意也若
或有知音聞律者登庸之以任國樂之事是亦周
禮瞽矇掌樂器之意也而今私立官位妄作家法
而誦千人混于世奢侈甚矣風俗之弊滔滔至此
彼以為古來如是世人又以為然此豈賢君之所
赦哉破其私法奪其私官而必曰法者國法存焉
官位者國之官位也瞽者何預焉

佗波古希施婁

佗波古希施婁皆番語也無義釋矣佗波古草名採之乾暴剌其葉而貼于紙捲之吹火吸其烟療諸病人多爲之其後用希施婁而不貼于紙希施婁之制或用鑰或用竹其盛佗波古者以鑰爲之狀如牛翠花樣其底尾有孔斜屈而連續于竹鑰筒上節斷長隨國俗皆順而爲之每有會必備之如用酒芥也盛之篔其篔髹漆或洒金其剉力飾室其灰器或用小匣或以小壺皆巾以綾羅甚至以黃金作希施婁雜佗波古以丁香沉香黃熟香

方今細馬輕轎綺綾佩玉之薄倖郎金雀銀麟翠盞珠被之歌舞妓朝遊于東阜暮出于北野必執此佗波古以爲寄聲通意之媒一吸一吞必相酬酢謂之何哉闔國禽獸行而不知焉穿穴隙之女隘巷不檢之人未足責之於乎悲夫或曰此藥番舶載來而自長崎達於群國其盛行如此然出何醫書歟曰比年諸醫不知之頃聞醫者如見檢本草綱目而到葭菀其狀貌主治及竹筍引煙之事皆似之蓋其流乎云爾

醫者

客有問醫於京師者對曰醫而食祿定脈價者十數家行則輕輿健丁從者走前長刀持後居則高門厚壁華筵設左玉几賓右皆累世系而位法印今其何醫之問哉客曰名者實之賓也請就而問其實於是問寸口而不知也問病名而不知也問藥氣而不知也問針處而不知也問灸穴而不知也問經絡而不知也問募原而不知也問氣運而不知也問南北政而不知也去而至他醫而問醫

書而不知其名也問句讀而不知也之一醫而又問之遂至於不知一字也譬魚外魚內爛不亦臭乎飲此等之服藥而不死幸哉然三世之醫禮之所載而又吾邦世官世祿雖忠厚之至而父子之賢愚亦所不免也表參坡所謂朱與均豈庸流哉為賢人之子孫難為庸人之子孫易是也吾想學而不加富貴不學而不減富貴與其學而勞不若逸而遊此今醫之意也若今為人上者下法曰醫而不學廢其家業者削官沒祿乃必有負笈懷

書之人也不然則其不知一字固其所也戊申之
夏予見延喜式于江戶書庫偶記醫師之事曰凡
應讀醫書者大素經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艸三百
十日難經六十日其餘諸書尚多而其博士賜酒
食及燈油賞錢其得業生賜衣食歲時簡試不終
其業者罰之還之官而禁濫惡之事是後世之所
不及也今之尚藥局果有之乎吾今枚數闔國之
醫不知其幾千人也其師乃皆向之所謂十數家
者流也其師既如彼則其弟子亦必不勝師師云

弟子云稱醫者牛之毛而欲知醫者麟之角也不
亦吁乎吾聞周禮列醫師于天官其所掌衆醫立
案考之以上下其有食醫爲調養之節有疾醫爲
內證之治有瘍醫爲外證之療有獸醫爲畜擾之
養古之醫法其精且詳如此是欲納天下於仁壽
之域也吾邦若有意于此乃歷選國內之群醫而
問之曰某知本草乎某讀靈素乎誰精難經者孰
識方書者何人記砭熇者當此之時闔國千萬人
之群醫無所遁焉而後擇其人而與之祿授之官

使醫師之有恒者居尚藥局以掌其事以陰陽爲志以普救爲務而民人必不死于醫藥是又爲仁政之事其不少矣近焉有延喜之式例遠焉有周公之禮法後之嗣王其思之吾友數輩之醫平日切齒以此告之不亦一快意乎

潦人

士之初富貴而後潦倒者謂之爲潦人潦人之言曰爲工乎不能攻木也不能攻金也不能攻皮也不能設色也不能刮摩也不能搏埴也將爲農乎

手不克採耒耜身不克著襪襖足不克粘泥淖首不克戴茅蒲抑爲商乎不知權衡星日也不辨好惡也不識貴賤也不能逐時而廢著也且又爲僧乎無寺之可入無院之可居不耐習誦經也不耐持戒律也仰而不能事父兄俯而不能養妻兒奴僕何爲而衣何爲而食唯待必寒必餓而死耳余以爲此人此言雖自暴自棄不足責讓而是又國政之弊至使然也方今食於民者兵大半僧道次之滯巧者又次之遊手者又次之食之者甚多民

日減散奈何國不窮且盜哉是以兵之不遇於其
主困阨閭里者誠如潦人之言而况數世之邦君
生而不知稼穡之艱難一旦喪其邦者乎

得長壽院

近代名曰蓮華王院
俗號為三十三間

洛東之得長壽院平忠盛奉白河帝詔而建之東
西若干間南北三十三間六尺三寸為一間六十
間為一町此吾邦之量法也試射者就堂背之
南而北面跪坐以持滿發矢高者中桶及簷牙卑
者流于下板斜者飛於左右其直透者為善或十

發七八善者有焉或十發四五善者有焉又有自
朝至暮一千數百發者又有加十間若二十間而
遠發者弓之強弱矢之大小由其人之力其發而
善乃其巧也非其力也列國之士卒來于京過于
此則志射者必試已能否院僧為籍以記其善射
者之姓名郡縣而受其射錢數百云

衣服

織之精曰綾曰錦繡其餘又多粗者亦然服之貴
者賤者宜有差于人有王公有侯國有群官有士

庶人有民毗至於婦人亦然方今侯伯達官服綾
編戶之庶人亦服綾元妃公王之服縫而飾或染
於紅紫或績畫文采庶人之子女妻妾亦如之是
皆驅民者逐末者日日放侈流荒而至是吾恐其
弊之心求狐白之裘火浣之布織女機中之物而
不已也且不士不農不工不賈而欲衣服之美欲
飲食之旨不盜而何為哉謂之發冢之人又謂之
推埋之徒又謂之梁上之君子又謂之探竿影草
之輩嗚呼風俗之衰也久矣非一朝一夕也政治

不正而教民盜是由於上也昔子產從政于鄭鄭
國衣冠踰制者有焉子產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
不相踰侈而其人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
而斃之傳取謂上下有服是也孔子所稱使民也
義亦指此類也設使子產在于今而為政則必衣
服有差而民人安矣驕泰消而跣躄之徒少矣今
無子產之政斯無上下無上下斯無尊卑無尊卑
斯無君臣無君臣斯無人倫無人倫斯禽獸也然
則馬牛而襟裾獲狙而環珮何衣服有制之暇哉

我思古人伊鄭之僞冒黎云吾亦云

櫻花

本朝稱花者唯櫻耳猶如洛陽之牡丹成都之海棠也靈山雙林寺清水寺祇園豐國廟處處有名花焉每春都人之男女聚觀之往來絡繹綿綿不絕携酒榼者烹茗者陳肴核者盛餅餌者布氈者肆筵者乃至於沽酒市飯者授數文錢於茶店者若至于封侯之富人冕者之貴介驅良乘輕從者如雲甚極紛奢夸耀于世或僧徒之來見者問之

乃曰某寺之僧正也某院之長老也浮屠之肩拍袂搥男色少年者封君富兒之握妓子倡流之手者人人無不注目偷眼也好色者亦多哉賂黷流盼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聞登徒子之風而悅之者取而爲口實及將勸酒于花前必曰不飽不已不醉不歸狂歌戲舞大笑絕倒及其終乃搖手頓足諛譁衝耳誠雖飢之虎狼風之馬牛不亦若是之太甚也今其衣食男女之欲是恣是耽闔國皆是也遂未聞一人之對花吟詩若倭歌者

蓋有之乎風俗之醜陋以此一事而其大可知有
國者不可不知風俗之清濁厚薄蓋以此

物價

荷簣而賣魚禽者負籠而鬻菜果者行過町門而
呼其物名以聲之人或問其價幾乎必數倍而答
焉實足陌也而曰一千矣實十字二十字也而曰
半陌曰數十矣八瀨之薪女鞍馬之炭翁關之童
刀郎伊勢之粉工亦同之物之賤者既如此則其
至高貴者亦益倍加倍矣苟非若趙廣漢欲問馬

先問牛而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必其不能得其實
也闔國數百千閭之市未有口不二價之韓伯休
耶唯有買伏神而得老芋之椰子厚而已彼相欺
也此相偽也甲相與也乙相奪也豈惟此而已哉
官相鬻也國相賣也至是其如之何

山伏

古之刑墨劓刑官太辟後世易以笞杖徒流絞皆
是所謂五刑也至於太甚則有輾礮梟首腰斬棄
市鋸項之刻薄暴酷也何足數哉今浮屠中之一

徒著頭巾挂露衣帶劔杖錫佩大螺貝有事乃吹貝而呼衆世之所謂山伏者是也其徒有犯法當罪者衆胥議穿深坑而活埋之然後下石以封樹焉表曰某之山伏有罪矣官之不能禁也今若有妄殺入者官必曰私也執之殺之者妄猶可也人之奴隸有罪或盜者若不告于官而殺之官必又曰私也執之然至於山伏擅殺而驚蝮而官不能制也是何也然山伏之法亦私也其殺山伏亦妄也况於埋死之大惡乎吾聞浮屠貴不殺何今

其刻礫哉雖鷹虎之酷吏獄老未至如此吾謂山伏之法瞽者之法可并按也且夫浮屠之有訟也司僧錄者不證曲直不議真偽唯直斷之曰寺法是在焉官以爲然宰相以爲然天子以爲然豈其然乎吁寺法也山伏之法也瞽者之法也豈法也哉於是不能不謂國無人

釋老

瞿曇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伯陽曰天上天下唯道獨尊我者云何無我乎大我乎常在此娑婆世

界故先於三千塵點劫而不爲，又遠後於五十六
億千萬歲而不爲，曠邈收於一念方寸裏而不爲，
小貫於十方世界而不爲，太須彌爲小微塵爲大，
是浮屠說也。道者云何常道乎？大道乎？道生一，故
生天、生地、神、帝、神、鬼，無形無爲，有情有實，混兮渾
兮，寂兮寥兮，獨立獨行，強名之曰道。故曰道可道
非常道也。是老者言也。是以推之二氏所云道者，
果虛無而無寂滅，而滅非吾所云道也。古賢以易
中庸合而言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寂然不動。

也。發而中，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夫道者教
人倫而已，倫理之外何別有道？彼云出世間云遷
方外，然則捨人倫而求虛無寂滅，實是無此理。故
堯舜設司徒之官，曰人倫之教者，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典。又
謂之五達道。古今不易之道也。故曰聖人無他，只
人倫之至也，不可不思焉。

告禪徒

大燈國師初爲丐人時，居五條橋下有年矣。其門

徒作行狀年譜皆諱而不載獨在雲子宗順作贊
曰風餐露宿無人犯第五橋邊十五年世傳妙超
侍者播磨國人也弱齡問法顯密之家而不快于
心欲入元求法遂赴霸家墓適遇僧紹明歸自元
於是參禪嗣法超有妻子為斷恩愛之欲使妻買
酒因閉戶殺其二歲兒串炙之及妻還見之恠焉
乃噉炙兒以飲妻熟視大叫喚而出超亦便出是
乃紫野大燈國師也吁佛氏之蔽心至於茲酷乎
虎狼仁也以不食其子故也彼滅人倫而絕義理

噉美不及放麀况於此哉與夫大義渡顛殺其取
生之母者同大罪于天地之間誠可懲焉

論三人

俊長悲稍邊氏者德安亦非菅玄同
此三人共奉仕先生於駿府

紹有者誦法華俊長者習真言德安者參狗子語
三子所得其奈何昔騰蘭初到中華僅唯四十二
章經耳所說緣業而妄淺後來達磨慧能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淨智妙圓體自空寂不思善惡時認
本來面目說愈高而大亂真五家七宗如滔天或
若慧文慧思智顛灌頂大小威湛然之輩世不乏

入皆是法華行者也或不空善無畏一行之儔時
時繼出悉是大毘盧遮那之加持者也三宗之於
吾朝澄于台山海于野峯西于東山爾來師師相
承祖祖相受不爲無教不亦昌乎今長知有相無
相之同異耶如實知自心爲菩提長知之耶六大
四曼三密表何物乎阿字刀斬何物乎他日我爲
爾觀秘密莊嚴心哉有知因緣取生法即空即假
即中之義乎寂光在何許耶伊音那畔其何時乎
被接名別是何事哉他日吾其與常味醍醐而駕

大白牛車者遊哉與法華轉者不可同日而談也
安知辯真空頑空會虛無有無耶淨躑躅赤洒洒
明歷歷露堂堂揚眉瞬目著衣喫飯說悟道受用
到本分田地有無俱遣善惡兩忘說而不說安知
如此詬欄乎異日吾與賊賊者論此事耳要之淳
屠氏畢竟以山河大地爲假人倫爲幻妄遂絕滅
義理有罪于我道故曰事君必忠事親必孝彼去
君臣棄父子以求道我未聞君父之外別有所謂
道也故曰吾道非彼所謂道也三子者其思之

排耶穌

慶長丙午六月十有五日道春及信澄依頌遊佗
不意到耶穌會者不干氏許不干令守長不干者招
三人入室彼徒滿席坐定寒溫已而後春問以徒
斯畫像之事使彼言之對語鶻突蓋恐淺近而不
言之又見彼圓模之地圖春曰無有上下乎子曰
以地中爲下地上亦爲天地下亦爲天吾邦以
舟運漕大洋東極是西西極是東是以知地圖春
曰此理不可也地下豈有天乎觀萬物皆有上下

如彼言無上下是不知理也且夫大洋之中有風
有波舟西而或北或南而又東舟中之人不知其
方以爲西行謂之西極是東不可也若舟東則或
北或南又必西謂之東極是西不可也且又終不
知物皆有上下之理彼以地中爲下地形爲圓其
惑豈不悲乎朱子所謂天半繞地下彼不知之于
又曰有南北無東西春曰已是有南北何無東西
耶又見彼月月行道之圖不及一行沉括之萬分
蓋彼潜在大明見渾天之遺則而竊模倣之耳可

映又見形如水晶有三角者掩目見物為五彩蓋以有稜故為彩也又見表凸裏平之眼鏡以是見物則一物分而為數物蓋以面背不平故如此凡如斯奇巧之器眩惑庸人不可勝計王制曰作奇技奇器以疑眾殺宜哉斯語又見妙貞問答書是于之所作也使于讀之其書設妙秀幽貞兩尼互問答之或論釋氏十宗之外加一向或言儒道及神道無一可觀者皆綴和語之卑俚而漫呼駭罵詈聞之如蚊虻之過前豈介於懷乎雖然侮聖人

之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若又以是惑下愚庸庸者則罪又愈大也不如火其書若存則遺後世千歲之笑春問曰利瑪竇耶蘇會者天地鬼神及人靈魂有始無終吾不信焉有始則有終無始無終可也有始無終不可也然又殊有可證者乎于不能答春曰天主造天地萬物云云造天主者誰耶于曰天主無始無終天地曰造作天主曰無始無終如此道辭不辯而可明也春曰理與天主有前後乎于曰天主者體也理者用也體者前理者後也

春指面前之器曰器者體也所以作器者理也然則理者前而天主者後也于不解曰燈者體也光者理也春曰所以火爲燈者理也光者非理也唯云之光而已于猶不解曰作器之一念起處爲理一念不起以前元無想無念而有體然則體前理後也春曰不可也不謂無想無念唯言理與天主而已無想無念之時有理而存頌遊笑曰問高而答卑彼之不解信宜哉春有事起坐時暴雨疾雷于大不悅曰儒者所謂太極者不及天主天主非

鄉曹弱年之所知我能知太極信澄曰汝狂說也太極者非汝之所可知矣于怒而杜口時春復坐曰允言義理則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若爭勝則忿怒之色嫉妬之氣見于面是害心術一端也慎之哉及天晴而歸于出拜送

又

耶穌會者曰地下亦天也若掘地到底而臨之見之則必視天如鑑於井也於是落石則石在地之中間而不上不下是乃地在天之中間之證驗也

余曰我觀天地之間無一物不有上下彼以中爲下何足知物各有上下之理乎若有人問隕石止何處必曰落所落耳何不上不下之有

又

耶穌者曰天圓也地亦圓也余謂有動有靜有方圓物皆然天地爲甚動者圓靜者方其理如茲若如彼言則何有方圓與動靜乎雖然非默識心通者不易言也

以上慶長年中少壯之時所作也

儼文

儼雖近於戲而古之禮也故聖人猶朝服而立於阼階記於周禮載於漢志見於歷代之史集不可勝數也我國昔神世既雖有驅鬼之故事然權輿于文武帝慶雲三年以降每歲行以爲恒出于國史具于江家之次第其朝廷儀式未及論焉民間除夕到今所行者插杠谷樹於門戶壁間此國諺所謂比比良木是也其葉有稜角如刺蓋禦邪鬼也又爆豆撒之屋內唱曰鬼兮外福兮內古人

所云暗中信手頓拋擲打著諸方鬼眼睛是也按漢舊儀逐疫之夕方相氏率隸童設桃弓棘矢土鼓鼓且射之又取赤丸五穀以播灑之夫五穀菽豆在其中杠谷樹與棘矢亦不甚遠也方相偃童所唱和其辭八十言咨爾十一神食諸惡鬼者亦不過於鬼外福內之四言由是觀之我國雜自古有此故事然謂效漢儀亦可乎今夫炒豆其聲輝爆烈烈鬼聞汗流魄駭拋豆其響砲砲發發飛雹碎冰有時而如銃丸之擊破鬼心洗洗股戰毛

豎耳乎邪魅之逃遁也及其既逃也則杠谷樹森森無戟鬼豈得再還來哉所謂鬼外福內之言洋洋乎盈耳哉吾聞度朔之山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領群鬼若有所為祟為邪者縛之以葦索此山在東海中而近扶桑或然則此二神者不為我國之靈未可知也嗚呼豆之焦而馨神其歆之豆之散而鳴神其聽之豆一也群邪懼之明神饗之為我要者為被害者蓋如此於是乎煮蒿悽愴肅爾而居若聞神言者焉云 鬼兮外福兮內神之格

卷五十六 三十六

鬼之退惟一神儼而對召鬼王數鬼弄扶鬼眼割
鬼肺搯鬼吮拔鬼髻拉鬼肩鞭鬼背鬼口喝鬼鼻
噫鬼腕脫鬼脚蹶縲鬼翁繼鬼塔係鬼妻縛鬼姪
執鬼子捕鬼弟破鬼篋裂鬼袋積鬼車毀鬼蓋赫
鬼軀禡鬼袂奪鬼糗閉鬼米鬼僕倒鬼婢整鬼牙
摧鬼翼鍛鬼顏赧鬼顙泚鬼色枯鬼聲噉鬼不笑
鬼泣涕群鬼族及鬼輩叩鬼頭乃九拜曰鬼去來
不再流鴨水浮於桂送之淀湛于海昇鬼方投四
裔不祥除景福介神之助人是賴神之德物所體

言惟敬行惟勵是人心神所懇嗚呼冬春交陰陽
際今夫送故迎新眉壽無疆百千歲

余比年在江戶元和九年旋洛而逢除夜因作

儻辭云爾

戲題風神

并詩

寬永十六年作

佐久間親衛校尉謂余曰室家章相告曰良人貌
似風神人之所禪也聞而笑之後一夕候營中
有命曰爾似風神雖知為其戲譎然唯而平伏
退公之時告室中曰鈞吉如此婦之言相協不

亦奇乎相共又笑因倩畫工探幽圖之願乞一言
以記之答曰夫風者大塊之噫氣也其神曰飛廉
在星曰箕伯在卦曰巽二在管曰地籟在獸曰狸
母隱其名曰封家十二姨其發則觸物有聲而無
色然天地之間無所不有焉若人為風伯則亦益
奇乎小詩一首以請故應之
某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目錄

雜著二

寬永諸家系圖傳示論

清和源氏系圖傳條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雜著二
寬末諸家系圖傳示諭
昔允恭天皇之時正諸姓而辨真偽弘仁帝之
御宇勅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等撰姓氏
錄以序皇神蕃之別延喜帝之時正親司勘皇
親籍以掌賜服改姓之事自爾以來後圓融
院之坐楓宸也源義滿公之開柳營也是時
大納言藤原公定編纂本朝尊卑分脉圖以行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雜著二

寬末諸家系圖傳示諭

昔允恭天皇之時正諸姓而辨真偽弘仁帝之
御宇勅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等撰姓氏
錄以序皇神蕃之別延喜帝之時正親司勘皇
親籍以掌賜服改姓之事自爾以來後圓融
院之坐楓宸也源義滿公之開柳營也是時
大納言藤原公定編纂本朝尊卑分脉圖以行

於世方今 鈞命新降 群譜屢捧 於是亂姓苑
之瓜陟騰士林之蕃茂 記其官祿則不忘蒙庇
蔭叙其祖禰則豈無念所生忠孝之道舉皆在
此雖前朝之美談何以加之哉信是太平之洪
業治安之盛舉也漢字倭字綴文章案繕寫校
讎之輩被召來會故聊舉條例以告諭之
一賜 松平稱號則各入其本氏之部而遺註其
恩賚之所由若至賜於異姓則不可混清和源
氏之部譬如漢項伯婁敬雖賜劉氏而班馬不

以爲宗室唐藩鎮功臣雖賜李氏而未敘不以
爲宗室之例今亦效之

一清和源家者流自清和至今而二十五六世自
賴光者二十二三世自義家義光者二十一
世藤家者流自大織冠至今而三十七八世自
秀鄉爲憲者二十七八世自師輔者二十四五
世平家者流自桓武至今而三十三四世自良
文者二十七八世自清盛時政者十八九世宇
多源氏者自宇多至今而二十四五世自佐佐

木秀義者十八九世此等之類以其世系之正者考之則如此然人有壽夭世有長短或兄弟相及或子早世而祖孫相續或無子而外孫繼嗣故二三世之多少不可謂不有之然或有以百年二百年之懸隔者直為父子孫之系者或有漫作其派譜私補其斷絕者故有七八世五六世之伸縮宜訂論之管家江家并嵯峨村上源氏等之諸族亦准之又以人與年言之自賴朝至今殆五百年考其世系則十七八代自尊

氏至今既三百年考其世系則十二三代也諸家之世數須以類推之

一誤其出自而認他祖以為已祖者譬如以藤氏之足利為源氏之足利以源氏之畠山為平氏之畠山之類族姓雖異稱號有同無以佐佐木之田中為稻目宿禰之胤無以多多良之山口為八代宿禰之裔且嵯峨宇多村上等各有所源氏不可合同於清和之流也準諸中華言其姓支則孫氏有二流楊氏有二流李氏有隴西趙

郡等若干房何雷同哉又言其疑似則魯有兩
曾參趙有二毛遂漢之兩韓信唐之二韓翃姓
名同而人別也而士會隨季范武子一人范睢
張祿亦同人司馬公程先生不爲兩人呼祇爲
穉猶可乎地異而種同也指海棠爲牡丹不可
也雖共斥花而其樹異也若夫同氏同祖之人
不詳其姓之所出而或稱源氏或稱藤氏或稱
平氏或稱誰某氏衆說相亂妄撰不少假令甲
乙皆雖稱某人之後甲稱一姓乙稱他姓者各

訂正甲乙之所稱而可從其有據若或甲乙共
不分明或甲乙互固守其說衝決不順則號曰
未定雜公乎古人有言會釋一事還作楮矛構
合兩說則有抵牾新進本系多違故實或錯綜
兩氏混爲一祖或不知源流倒錯祖次或迷失
已祖過入他氏或巧入他氏以爲已祖彼此謬
錯不可勝數何不分淄澠乎抑又大枝共大江
一訓字合與馬養同呼故前代校戶籍者轉雙
部姓爲丹比部變求吉名爲長善之屬不爲不

合是又可不思乎

一具他姓者或養父或繼父或姻家或母家之類皆用其所冒之姓而其實父者可細書之在原實盛稱齋藤別當源長基號安藤太郎大江廣元為中原廣季子源知家為宇都官宗綱子源親清繼河野家上杉義人續佐竹家之屬是也若右見進兩系譜者須并存之

一鎌倉柳營之時北條數代雖執天下之權其昇進不越四品室町幕府之世如斯波細川畠山

雖為管領至三位者纔一兩輩大略止於四品耳况其餘乎然則天正年前之武臣官位不可濫昇也縱其家家有私所傳稱而雖寫出之評議而可也

一寫漢家之鳥跡記日域之鳳曆者日本書紀之類也倭字漢字相並而行者古今集新古今集序之類也六條官以真字而模贖伊勢物語官為長雜倭語而解說貞觀政要古既如此今亦宜然以其所無易其所有謂之譯語欲其相通

也如今諸家新獻群系文理榛塞詞語顛倒者
想可有之然則執簡者須注其意寧拙勿誤寧
俗勿鄙寧繁勿脫寧樸勿偽度幾其詳且精也
一所呈每譜倭字漢字共有不可乎點竄補
綴而別書則草蕩也再寫之則淨書也此三者
尤須校正焉然後漢字倭字淨書兩本相對全
看須覈定其不枘鑿也

寬永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清和源氏系圖傳條例

一水尾帝派桃園皇種分爲數流者繁多也今依
官本系圖尋其所自出考其稱號而分爲十集
所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

一貞純經基以來當流世以武事衛護朝廷至滿
仲爲世所稱其嫡子賴光以武勇鳴于時也賴
光子孫多在攝州濃州世稱攝津源氏者大略
其後也賴光卒後其弟賴親繼其餘則爲武將
四天主之一也其子孫號大和源氏其弟賴信

討叛臣平忠常立勲業益揚家聲其子伊豫守
賴義其孫八幡太郎義家益奮武威顯軍功故
此流爲源家正弘賴義弟賴清賴季之子孫者
散在信州及諸州義家弟賀茂次郎義綱者今
時無後其弟新羅三郎義光子孫尤多矣分在
江州甲州信州常州等滿仲弟滿政滿季滿快
之子孫者轉徙江州尾州濃州信州等如賴信
弟賴平賴範及賴義弟賴任義政者官本系圖
雖載其流而今無聞焉義家之諸子義親義忠

有故不得其死雖有子孫共不顯於世也三男
義國下向關東故爲義繼其家至義朝及賴朝
大興其家爲天下武將至寶朝正統早絕故義
國流爲源氏嫡派其弟義時義隆子孫在河州
信州義國長男義重者新田御先祖也次男義
康者足利先祖也治承年中源賴政說高倉以
仁王而徧數清和源族者皆此數流也其末派
之在諸州者不可枚舉也編集之次第不爲無
據也

一義家者源家之正統武門之棟梁也且其子孫世爲天下武將故此流者諸家所不敢爭也若言其先後則滿政滿季滿快者滿仲弟也賴光賴親者賴信兄也然則宜在義家流上歟然陳杞宋者虞夏商之後也史遷叙世家以吳恭伯爲第一范史叙宗室而趙王良者光武叔父也城陽泗水安成成武順陽等者南陽前王之後也然以齊武王續爲始也今以義家流爲甲集者此例也義家流已爲甲集則滿仲諸流不可

不次之故賴光流賴親流賴清賴季流義光流次之滿政滿季滿快次之

一松平正統一冊者非今度諸家所獻者今考舊記以述其事跡而尊其正統明其廢流之所出廢流繁多今分爲四冊且作畧圖一冊以便觀覽也

一松平諸流各因其所出之先後以爲之次序自恭親主信光主至信忠主可考知之班史先載荆燕吳次載楚元王次載高五王之例可并接

也其餘晉書唐書之叙宗室亦如此况其朱線之不可亂乎但他流賜松平氏者不載之因幡守豐前守隱岐守三流雖異種有故別爲一冊列之於此其說見本篇下

一諸流大抵因其嫡庶考其分派以爲次序然近世尊大而爲巨室有不可降之者是所以池田淺野之居士岐上也若夫細川在喜連川下者其先世武將之胤管領之家顯然者無異論乎其餘皆以此兩例可推知之其先祖嫡庶之次

第者別作大細總括圖以詳之

一諸家同流者如義家流甲集第一繫自清和天皇其次者或繫自貞純親主或繫自義家或繫自義國爲義義重義康或繫自義兼義氏或繫自公深泰氏其統次第昭然可見焉今於惣括圖內繫室町武將之名者明其爲足利氏之胄也宮原蔭山者基氏庶流也難居吉良上然已以喜連川爲始則宮原蔭山不可相離故附之於其末也三淵之在細川之末瀨名高林之在

今川之次山本之在佐竹之後之類亦是也最
上者斯波之裔也雖可在細川畠山之始然不
傳斯波號而稱最上則非正派故降一等也如
嶋津累世封國雖稱賴朝之裔然久爲西州藩
籬則其家與足利家有階級故題曰爲義流爲
義流昔年雖爲義家嫡派今正流已絕故置於
足利流之次也賴光流之內中年以來土岐頗
存嫡派之意官本系圖此流多加朱丸今案賴
綱者兄也國房者弟也賴綱者賴政之祖也國

房者土岐之祖也考舊記自義朝存沒至賴朝
蟄居二十餘年其間仕朝廷爲源氏之豪者賴
政也况位階至三品乎然則於賴光諸流者賴
政其尤也者乎及足利氏爲武將而土岐一族
有創業之功故世領濃州爲大家由是其家秀
出於此流者乎官本系圖之編集在土岐全盛
時故作者其有意乎今叙此流則土岐不必可
爲賴光流正統乎故每篇繫自賴光錯雜爲之
次序蓋此變例也

一義光流支派繁多佐竹逸見武田小笠原諸派
或有系嗣的的者或有纜記其祖而失其系者
考各篇可見之其中或以割菱為紋故稱武田
族以松皮菱為紋故稱小笠原族者亦有之或
以其祖為甲州人故有稱清和源氏者古來以
新羅三郎之子孫號甲斐源氏者已為熟語且
武田氏累世領甲州其子孫蔓焉分封其支族
於諸邑則其餘孽遺種乎故載之於義光流末
冊

一朱丸●●●等各有所差祖宗中興英雄貴權加
朱丸者多效官本系圖例然加其丸亦不可以
一樣看也假令於義家流則義光為庶子於賴
光流則賴親為庶子共不能加丸然於甲斐源
氏大和源氏譜則以義光賴親為祖宗加大丸
義光流之內昌義佐竹光長逸見信義武田長
清小笠原之類各分為一宗四宗分為數十家
每家各有宗家家所以敬祖宗者無貴賤一也
者乎故每宗加丸其丸有大小者非無微意其

餘諸流祖宗之分朱丸之差可准知之若試言
中華例則周文王之多子武王爲嫡周公康叔
爲庶然在魯衛則以周公康叔爲祖周公之胤
嫡子世爲魯侯如慶父叔牙季友則爲庶子故
降爲大夫然亦各爲一家之宗也且類推之
一諸譜系嗣事跡可疑者且不見於舊記者或加
家傳字或記曰中絕或有加私按如立花本堂
五嶋等之類

一每集每冊之首必於其同類之內或世系正者

或有勲功者或稱號有由者撰次之其難分優
劣者分爲別冊雖有壹貳參肆之次第不必以
此爲高下之科古雖有雞口牛後之譬今亦存
鳳味龍尾之義况一集一冊之首乎若夫微少
之輩非可細論者往往有之歟

一史家之列傳多以子附父傳末以弟附兄傳後
者然淮南王長不附於高五王傳霍光不附於
去病班超不附於彪固雖同族而異傳之例也
劉向附於楚元主周亞夫附於周勃竇憲附於

竇融耿恭附於耿弇是同族同傳之例也史記有外戚世家然唯舉呂后於本紀漢書有外戚傳然別立元后傳又張湯杜周不在酷吏傳馬融鄭玄不在儒林傳是雖同類有別傳則編集之例不一體今所編次亦宜然觀者察之

一天正年前武臣官位不可濫昇也示諭已言之今清和源氏之內畠山持國叙從三位者記之不疑者公卿補任列之官本系圖記之又中原康富日記曰管領畠山持國卿則可證者多矣

又畠山家傳曰政長叙從三位吉良家傳曰滿義叙正三位小笠原家傳曰貞宗叙正三位共不載于補任然有持國之先例則政長位階不必可除之乎考官本系圖則斯波義將及其子義重等旁書三位然補任不載之而官本系圖難破則政長亦義將等之類乎昔白足利氏之世管領威權張大故至高位然非朝廷之意故補任不書之者乎吉良長氏者足利義氏之長子而讓泰氏者也故室町武將於其子孫頗有

禮讓之意譬如齊悼惠王肥東海王疆寧王憲
之類乎難推他家小笠原貞宗中興其家以弓
馬法爲公家武家之師範且彼家系譜的傳分
明而妄不可廢也故滿義貞宗政長姑存家說
其餘官位者詳議而有所取捨也又諸家之內
不叙從五位而或稱某守或稱某大輔某少輔
或稱某頭某助某允或稱某正某佐或稱某太
夫某亮某進之類猶多不爲定論也鎌倉右太
將之時時政者姻家也猶稱北條四郎義盛者

侍別當也稱和田小太郎景時者厩所司也
稱梶原平三重忠者武州之鎮也稱畠山次郎
盛長者從亡之勲臣也稱安達藤九郎是等經
年異世而僅或至受領或列衛府則况其餘武
臣乎想昔日武家執權之初也故猶質朴者也
然父爲武藏守則子稱武藏太郎父爲相模守
則子稱相模太郎之類亦有之及于武家繁昌
士林濟濟推昇官位越後者新田領地也高師
泰稱越後守播磨者赤松之國也高師冬稱播

磨守有名無實也其後朝廷除自縣召雖不行
時邊鄙武士濫冒受領之名恣稱大少輔頭正
等者不可勝計也其內又持口宣藏證文者不
爲無之而頗雖議之其實否難詳之者亦有之
則始從其家說也受領之內上總上野常陸者
有太守是親王之所任既爲流例常人任之則
分也故稱此三州之守者雖家說不用之隆之
爲分也然平氏臣有上總守忠清則以此三州
定爲親王官者亦其例在近乎猶可考也故忠

清以前之人爲此三州之守則因其人不削之
者亦有之賴光爲上總守義光爲常陸守之類
是也

一同流爲二家各言其先祖之事矛楯者多矣如
時田以爲義繼者吉良之嫡也然長氏子孫者
世在京都而其名籍甚中年鎌倉管領欲擬京
都柳營而以兩上杉及千葉小山結城長沼佐
竹那須宇都宮小田之家而配京都三管領
及山名一色京極赤松之四職其餘諸事多效

京都故招義繼子孫之在與州者以准京都吉
良者乎况今已稱蔣田則其次第可知焉小笠
原兩流其所言嫡庶事者並載兩說論辨之若
夫牧野者二流同祖而其氏異也所謂甲乙區
守衛決不順者也今分入清和源氏部又入諸
氏部其論說者見本譜下

一雖稱清和源氏不知其本者號之流然其先祖
或住江州或以四目結為紋者察其可為佐佐
木流以入宇多源氏部或住勢州或住播州者

考其可為赤松北畠之流以入村上源氏部又
考其譜可為渡邊黨者以入嵯峨源氏部其餘
彼無所考此無可證者姑入清和源氏之支流
於戲年代久遠而難知者無奈之何夫闕疑者
古人之例也蜀先主雖為中山靖王之後不詳
其世系宋太祖雖稱趙廣漢之後不詳其派譜
則中華亦然其諸家所以有支流也

一目錄唯書其稱號不記其名故如松平水野小
笠原石川安藤高木等一氏多族而不易見又

稱號同而其姓異者清和源氏之有太田土屋
藤氏亦有太田平氏亦有土屋源氏藤氏良岑
氏皆有丹羽之類多矣恐其難考也雖然同流
之內有嫡派微而庶流顯者有父兄無官位而
子弟昇進者故其爲列以官位爵祿爲先則亂
族類以嫡庶長少爲叙則亂尊卑且嫡男附於
父則難記其名次男三男等勤別職則難畧其
名是今所以唯書稱號也然則縱雖難考庶幾
其勿誤也

寬永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此二篇寬永諸家系圖傳編集時所作也
但示諭者所告集會衆中也此時先生
爲摠裁而恕也掌清和源氏部故作條例
被示之其餘藤氏平氏諸氏部亦據此條
條損益之編輯始末見序文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目錄

雜著三

武家諸法度十九條 長崎禁令三章

誅耶穌諭阿媽港 禁耶穌諭大明商船

諭大明商船三章 題敲水

題汲清店二篇 題離世樂道亭

題清風亭 題衡樓

題蓬老亭 品掌

割正 揖讓門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目錄
武家諸法度十九條
長崎禁令三章
誅耶穌諭阿媽港
禁耶穌諭大明商船
諭大明商船三章
題敲水
題汲清店二篇
題離世樂道亭
題清風亭
題衡樓
題蓬老亭
品掌
割正
揖讓門

同倫門

浴平門

官暇門

獨笑門

適情 并詩

忠勤

務本

官暇

望松

好古

仰觀

卧遊

靜

無怠

羅山文集卷五十八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雜著三

武家諸法度

一文武弓馬之道專可相嗜事

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弓馬是

武家之要樞也魏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治不忘亂何不勵修鍊乎

一大名小名在江戶交替所相定也每歲夏四月

中可致參勤從者之負數近來甚多且國郡之

費且人民之勞也向後以其相應可減少之但
上洛之節者任教令公役者可隨分限事
一新義之城郭構營堅禁止之居城之湟壘石礎
以下敗壞之時達奉行取可受其旨也櫓塹門
等者如先規可修補事

一於江戶并何國假令何等之事雖有之在國之
輩者守其處可相待下知事

一雖於何處而行刑罰役者之外不可出向但可
任檢使之左右事

卷五十八

一企新義結徒黨成誓約之義制禁事

一諸國主并領主等不可致私之諍論平日須加
謹慎也若有可及遲滯之義者達奉行處可受
其旨事

一國主城主壹萬石以上并近習之物頭者私不
可結婚姻事

一音信贈答嫁娶儀式或饗應或家宅管作等當
時甚至華麗自今以後可爲簡畧其外萬事可
用儉約事

一衣裳之科不可混亂白綾公卿以上白小袖諸大夫以上聽之紫袷紫裏練無紋之小袖猥不可著之至于諸家中即從諸菜綾羅錦繡之飾服非古法令制禁事

一乘輿者一門之歷歷國主城主壹萬石以上并國大名之息城主暨侍從以上之嫡子或年五十以上或醫陰之兩道病人免之其外禁濫吹但免許之輩者各別也至于諸家中者於其國撰其人可載之公家門跡諸出世之眾者制外

之事

一本主之障有之者不可相拘若有叛逆殺害人之告者可返之向其之族者或返之或可追出之事

一陪臣質人所獻之者可及追放死刑時者可伺上意若於當座有難道義而斬戮之者其子細可言上事

一知行所務清廉沙汰之不致非法國郡不可令衰弊事

一道路驛馬舟梁等無斷絕不可令致往還之停滯事
 一私之關所新法之津留制禁之事
 一五百石以上之船停止之事
 一諸國散在寺社領自古至今所附來者向後不可取放事
 一萬事如江戶之法度於國國所所可遵行之事
 一右條條准當家先制之旨今度潤色而定之訖堅可相守者也

寬永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御朱印

右十九條奉 台命撰之執政胥議之後於 御前有取捨而後定焉闔國施行無不守焉其文平易兼用俗語爲使久易解也嘗引考倭漢舊式作此十九條註釋丁酉之災

先生歷仕 幕府四葉凡每出 印章法式無不預聞焉今不悉載之

肥前國長崎港禁令

一西洋耶穌會人載渡日本國事

一日本國兵器齎渡異域事

一奉書船定額外日本人渡異國事

附教化異國
人准此

右所定三章須守禁法若有犯之則可處重罪

施行如件

寬永十一年五月

誅耶穌邪徒諭阿媽港

代加加瓜忠澄

夫施政安民者國家之本也修文懷遠者主將之

德也及本朝慶長之初源大君之治世文武

兼備寬嚴相濟四夷來款而立市拍賣司于肥前長

崎浦商賈交易者往來絡繹阿媽港之蠢蠻平素

尊天主之教欲弘其邪法于本朝比年所來之

船中或雇唐船以載耶穌之徒號伴天連者到于

此蓋是以此教而唆我里民竊有覬覦本朝之

志故大君震怒捕伴天連及其徒悉斬之磔之

下令禁之有信其法者罪及三族爾來

先君大相國今大君幕下三葉之間最惡徒斯

之術制禁益甚然阿媽港猶寄事于商賈區伴天
連于所雇唐船底來而微服潛行于群國以此邪
術誣惑庸人且蠻舶容養其眾是以其徒連年逢
囚繫或陷大辟或被焚死者多矣加之丁丑之冬
彼邪徒蠅集蜂起于肥前島原屢入邑里燒家屋
害人民據舊壘不急破之絕其根而使枝葉滋蔓
若有及張魯孫恩之類乎戊寅之春凶徒亡滅斬
馘者殆可四萬人然我騎兵步卒以下爲彼被殺
死者亦有之然則蠻賊其罪最重可憎而可嫉之

至也由是去歲使節到長崎論汝國人向來必無
向于 本朝若有再來者悉戮其船中人以無子
遺云云而今背其嚴旨詐爲乞和平者重到于此
地官事無監制令何變某等謹奉 鈞命不知其
他不敢赦之即壞其船執其徒若干人梟酋長徇
于市其餘者無少長皆誅之但船子及醫師者惟
彼則其罪輕且欲令汝國覺知此事故免其死刑
別造小舟放還之使此狀告于本國也凡阿媽港
近隣酋長聞之者宜仰 本朝之德以察武威之

嚴也

寬永十七年 月 日

加加爪民部少輔藤原忠澄

禁耶穌狀諭大明商船代并上筑後守

日本國欽差使并上筑後守政重告諭 大明

國諸商船主狀

一項年阿媽港蠻船託于商賈來於長崎竊弘耶穌邪道勾引虫虫之氓我 大君聰明英武早察之制禁嚴肅闔國畏服若有信彼邪法者發

舉則罪夷三族然彼船中匿載號伴天連者來誣民掠人故去歲降 鈞命絕阿媽港曰無再赴干 本朝若有重到則破其船誅其人而無噍類今茲彼蠻賊不順嚴旨伴為乞和者來欸大君震怒遣使節到長崎縛其徒七十人悉皆梟首燒其船并器財沈之于海是汝曹之所親見之也自今以往能守我法商船往來多交易則彼此之利也

一蠻之自阿媽港來者既伏其罪耶穌之禁彌嚴

然則彼必不得來然彼猶欲弘其法則邪師妖
僧或為有髮或為無髮或裝唐人之形或衣日
本之服隱汝曹船底到干 本朝竊惑愚民亦
不可知也然其猫眼亢鼻赤鬚鳩舌則為度哉
欲度之則大愚也大罪也且又先是我民之入
蠻而習彼法為妖師者蓋可有之他後以之偽
為日本人或為大明人潛載來乎是亦不可掩
也如此則汝曹合船無老弱皆殺而無赦且燒沉
其船者必矣問國之大禁而後入者中華之制

而汝曹所可遵也謹守嚴制勿騙于蠻
一仄聞蠻賊以重賄附汝曹而後竊匿耶穌妖人
于船底到於我地而放置之于海岸偽為不知
所由來者其然乎若果然則早到長崎司當申
告之以汝曹為忠款而其恩賜於汝須多於彼
重賄若干也勿疑焉若隱而不告則必誅之急
急如律令

寬永十七年仲秋日

諭大明商船三章

一 吉利支丹以罪惡深重故其駕舶所來者悉皆
斬戮且其徒自阿媽港發船渡海之事既停止
訖自今以後唐船若有載彼徒來則速斬其身
而同船者亦當伏誅但縱雖同船者告而不匿
則赦之可褒賞事

一 吉利支丹之書札并贈寄之物潛藏齋來於日
本則必須誅之若有違犯而來者速可告訴焉
猶有匿而不言者其罪同前條事
一 以重賄密載吉利支丹之徒于船底而來即可

早告之然則宥其咎且其賞賜可倍於彼重賄
事

右所定三章如此唐船諸商客皆宜承知必
勿違失

寬永十八年 月 日

右三章遣于長崎港以徧告戒之

題敲冰 元和八年作

唐逸人王休居太白山每冬取溪冰敲其清營者
煮茗與賓客飲之是誠千歲之美譚也此雖取諸

彼而且於冬不宜於三時今也於春則前村一
枝之冰顯姑射之肌于夏則青蛟一味之涼翻
寒江之浪在秋則半天孤輪之冰敲送迎之門
然則四美具矣方今一片之版四序之且縮造
化於此矣若夫幽風藏冰之義此乃不暇云於
乎長嘯巖下敲冰洗腸者其唯程子乎

題汲清店同年作

此店者伯夷所築乎屈原所居乎柳又於陵之所
宿乎未可知也許由不受天下而去過旅店其人

疑盜下錢今店主如何

又加藤明友求之

古人不飲盜泉不酌貪泉惡其名也况於其實乎
千歲之下幾伯夷之冠結靈均之纓者有之乎吾
不得而見之矣若洗薇蕨于此濯蘭蕙于此斯可
也豈翹燃楚竹而已哉願得不屑不絮之士共議
之然雅有洞酌薦羞有潢汙行潦是主忠信也若
夫大瓢貯月小杓分江者茗湯泉頤之謂也可不
思哉

題離世樂道亭

松平陸奧守忠宗未之
寬永十三年作

同俗而無塵則是離世也臨之而漱芳則是樂道也故以此語為池上堂宇之顏色

題清風亭

石川主殿頭忠總未之

王川子兩腋習習哉誰駕禦冠之車吹于慕之籟而遊於蓬萊山乎請姑會是須取雄風而莫取雌風

題衡樓

小出大和守吉英未之

淵明之衡宇五柳孤松籬菊岫雲在邛金山河之

外莊陶之衡郭秋色庭葉雖可以觀然陶云我愛吾廬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題蓬老亭

同人未之

蓬篚宜于閑居者也茅茨之夕與雙蓬老鬢惟角乎多少朱門無主則廢唯此蓬篚舊主長存書曰人惟求舊亭子亦然

品嘗

堀田加賀守正盛未之

品嘗試所以知禁好也故周禮有食醫之職在衆醫之上古人曰守口如瓶亦是願生之道也

割正

同人未之

割不正不食是豈飲食而已哉慎飲食既如此况身乎况又心乎心正則身正故貴居正其養大養亦皆然

揖讓門

朽木民部少輔植細未之

揖讓者所以出入升降之禮也曲禮曰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先登客從之又曰揖人必違其位論語曰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又曰揖讓

而升下而飲何唯射乎而已哉與人相接則赫兮喧兮者見于此耶進退周旋從容中道是所庶幾焉

同倫門

同人未之

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說者曰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君明於上則人倫正於下故古之設教也所以明人倫也既明且正則無不同矣知是太平之餘標也遊于此門者何忘忠乎

治平門 同人求之

大學曰國治而后天下平皆以修身為本治平之義不亦大乎故宋朝天子以之為年歲之嘉號不亦美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所脩者治平之基也可不敬乎

官暇門 同人求之

九日驅馳一日閑是蘇州之思友也九衢塵裏偷閑是涪翁之得意也而今雖求友不遇然莫逆於心雖同其塵然不染不污公務之暇遊息于此道

遙于此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是則欣欣物自私蓋因無私也

獨笑門 同人求之

虎溪之笑相對為三其一如何哉包孝肅之笑喚河之清其有時如何哉方今戴星之暇出于此入于此適而笑笑而適蓋人之所不知而獨有所知也出門一笑大江橫今不出而水遠山長不亦悅乎

適情 同人求之

井詩

雜詩卷五十八

傳云游於藝者玩物適情之謂也禮樂射馭書數之法皆理之所寓而日用不可缺者也朝夕游焉博其趣則應務有餘而本心不放若不然則溺何適情哉如沈溺於水不得出也所謂游如海闊任魚躍也謂之適情玩物適情固宜哉以希見為珍亦適適也尋常茶飯亦適也道腴之適情如滋味之適口真適也感與寂適之適揭者誰觀于壁鬱鬱士林同一家烟霞艸木競紛華世情儘教星移去依舊東風歲歲花

甲申阬月下旬

忠勤

兼松下總守求之

臣之事君而致其身謂之忠務而不已謂之勤然則忠勤者臣之職分也古人有云中心為忠中心者心中也盡我心之實以能事其上則上亦接之以禮於乎君臣各勤之不亦胥乎

務本

同人求之

先王之先河而後海也慎其本也凡物皆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入而先其孝出而先其忠是

務本也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可不務乎思焉

官暇 同人求之

在官則蟬冕之府有暇則獨樂之園公私進退之間豈無意哉無尊無卑仕途之義莫忽諸可也國家閑暇之時不急不倦則政教行而民俗安是為人上者所勤而敬也行有暇日則不佚不放而孳孳於夙夜者士人之所為也可致思矣

望松

織田有樂雲生寺墓門
織田三五郎求之

夫行墟墓之間而望松梓者孝子之所以思親也庶幾不改其心如松之有色不忘其愛如松之多年也今依慈孫之請而題其墓門豈有棘有梅之謂哉

好古

水野石見守求之

宓義一畫三十餘萬歲追慕之者可不謂好古乎然畫前易之在胸中則萬古一日也浮屠尚云觀彼久遠猶如今日彼哉彼哉

仰觀

同人求之

麗乎天者日月星辰也觀之者何廢山川草木哉
為飛戾天察之者何廢魚躍鳥蚊哉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卧遊 同人求之

古人不動一步能見山水於咫尺之間謂之卧遊

靜 武田杏仙求之

仁者靜而壽聖人所不容易許也若學仁術者誠
有救入之心則惻隱之一端亦在此乎靜中有動
動中有靜此心之謂歟

無怠

櫻井宗恩乞之

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是太公引丹書所戒武
王也武王豈怠哉雖然太公以敬怠對舉告之則
所以勸可敬也無怠則是敬也不可不致思乎故
無貴賤無小大唯無怠慢即是日用之工夫也夙
興夜寐須從德焉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